

“肝者，罢极之本”语出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。对其内涵，历代医家观点不一。笔者重温有关文献，将其归为十说，并作简要评述。

一、“罢极”训“疲劳”

“罢”，《释文》作“疲”，《广雅·释诂》曰“疲……极也”，姚止庵曰“罢与疲通，肝主筋，过劳则运用乏竭而困倦矣，故曰罢极”；“极”，《说文》曰“燕人谓劳曰极”，明·吴昆注“动作劳甚，谓之罢极，肝主筋，筋之运动，故为罢极之本”，张景岳曰“人之运动，由手筋力，运动过劳，筋必罢极”，明·马蒔《素问注证发微》说“肝主筋，故劳倦罢极以肝为本”。由是，则“肝者，罢极之本”有“肝是疲劳的根本”之义。现代医家宗此说者较多。观本节原文，其他四脏皆直言其生理，岂能仅肝脏独从病理作论？

二、“罢极”训“四肢”

日人丹波元坚在《素问绍识》中说：“罢极当作四极，四极即四支，肝其充在筋，故云‘四极’之本。”此说将“罢”妄改为“四”，缺乏文字考据，此姑且不究。再看一下“四极”能否释为“四支”？综观《内经》原文，其论四肢时有时用“四支”，有时用“四末”，有时则径用“四肢”。“四极”二字虽见于《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，但并非指四肢。另外，“肝为四肢之本”与“脾主肌肉四肢”相悖。

三、“罢”训“能(nài)”，“极”训“疲困”

李今庸《读古医书随笔》谓：“本节罢极的罢字，当为‘能’字，而读为‘耐’，其‘极’字则训为‘疲困’。所谓‘罢极’，就是‘耐受疲劳’”。并认为，“罢”字系后人“于‘能’上妄加‘四’头而成。”查阅《内经》原文，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有“肾者，作强之官”、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有“夫五脏

“肝者，罢极之本”析疑

130021 长春中医学院 马晓春

主题词 《内经》——注释

者，身之强也”等论述，可见“耐受疲劳”非独肝之功，更不能以此将肝视为“本”实不能取信于人。

四、“罢”训“能(néng)”，“极”训“栋”

张胡灵氏认为：“肝者罢极之本，是肝者能极之本之误……‘能’在《增韵》训为‘胜任也’，即功能的意思。极，《说文》‘栋也’……应理解为‘肝能参与人体所有物质的生成和转化，是人体功能的栋梁’。”此说与本节经文旨意不符。五脏在人体物质代谢及功能活动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，栋梁者岂独肝为？

五、“罢”训“免去”，“极”训“劳”

傅贞亮氏认为：“罢，免去之义；极，劳也，困惫之意。罢极即免除疲劳之意。肝藏血主筋，既能支持肢体劳作，又能消除疲劳之感，故为罢极之本。”此说失之于偏，因将不能支持肝脏作为人体“五本”之一。

六、“罢”训“黑”

清·高士宗《素问直解》注：“罢，作黑。肝者，将军之官，如熊黑之任劳，故为罢极之本。”于天星氏按曰：“宋代的《集韵》指出‘黑或省作罢’，再考《尔雅翼》‘黑’条，‘熊之雌者，力尤猛’。”此为训避“极”不释，而将视“罢”为“黑”之讹字，实伤于穿凿，不足为训。

七、“罢”训“停止”，“极”训“极点”

高峰氏谓：“罢有停止完结之义，引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‘秦出兵，五国兵罢’。极，有尽头，极点之意，如《素问·六元纪大论》

云‘动复则静，阳极反阴’，脏腑功能活动的太过与不及即为‘极’。”于是将“肝者罢极之本”释为“肝为调节、制止脏腑气血功能紊乱，使之恢复正常生理功能的根本”。此说贵于摆脱了历代医家从肝主藏血、主筋角度作训，但阙于可靠的文字考证，尤其将《史记》中“罢(Pí)”误训为“罢(bà)”，且其释义也与原文旨意有出入。

八、“罢”训“归止”，“极”训“终始”

邓家刚氏云：“罢，归、止之意；极，终、始也。‘罢极’即‘归止于终始’，是‘藏血升发’之本”（《广西中医药》，1987；（1）：42）。此注以“藏血”作为肝脏诸多生理功能之“最”，亦难体现本节经文旨意。

九、“罢”训“遣”，“极”训“急”

李国清氏谓：“罢，遣有臯也。遣，发送也。臯古作‘罪’，从网从非，捕鱼竹网也。极，急也。”指出，“肝者，罢极之本，言肝能网罗精微物质，以备人体应急之用”（《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释》，天津科技出版社，1989；62）。乍看此说似无可厚非，但查《说文》“臯，犯法也，从自从辛，言臯人蹙鼻苦辛之忧。秦以臯似皇字改为罪”。故李氏对“罢”字训释不妥，再看“极”字，通篇《内经》尚未发现“极”借为“亟”而以“急”论。如是，则李氏之训实有牵强之嫌。

十、“罢”训“遣散”，“极”训“疆限”

潘文奎氏认为：“罢字解为‘遣’

散’之意，既与‘肝欲散’、‘敷和之纪……其政发散’相符，又与本节‘肾者封藏之本’相对应。”潘氏引《荀子·儒效》“宇中六指谓之极”及《尔雅·释地》极作“四方国界”等，认为“极”在本节当指“周身之疆限”。于是，将“罢极”解为“遣散人身之气血布敷于周身”，并指出此释与“疏泄”义同，从而能反映肝的最主要的生理功能，也与原文旨意相符（《北京中医学院学报》，1990；（2）：16）。

综上诸家，或从生理、或从病理、或从文字学作考据，大都囿于“肝主藏血”之论。即使个别能冲破这一圈子，也多未尽全意。但笔者认为，潘氏从“肝主疏泄”角度作训是颇具慧眼的，惟其对“罢极”二字的理解稍有不足。故笔者略述管见如次。

初学中医的学员在学习肝病辨证时，常遇到肝气、肝火、肝阳及肝风等名词，易混淆难解，故浅谈如下。

临床所见肝气、肝火、肝阳及肝风，实为同源异流。

肝气者，乃生理、病理性名词，亦为病症名，现多以其为病理性名词及病症名。从生理上讲，指肝脏的精气，如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云“肝藏筋膜之气也”；从病理上说，实指由肝之疏泄作用太过所致的病症；从病因而言，多由情志刺激暴怒引起；从症状上看，可以上冲和横逆，影响其他内脏。由于影响的脏腑不同，其见症不一。上冲者，多见有上部的症状，如口苦、目眩、头晕而胀痛等；横逆犯胃，则常见胸胁胀痛或窜痛、胸闷不舒、嗳气、吐酸等；影响冲任，则见月经不调等。严重的可化火动风。

肝火者，系病理性名词，亦为病症名，是肝经有火热之邪所呈现的证候，或有气郁、气逆所化出现

“罢”，《说文》曰“罢，遣有皐也”，“遣，纵也”，“皐，犯法也，从自从辛，言皐人有蹇鼻苦辛之忧”；《字汇》曰“罢，遣囚也”；《辞源》曰“罢，放遣”；《集韵》曰“罢，散也”。据此，结合《内经》原文，“罢”字可理解为“疏通，布散”之意，还可进一步理解为目的通行的表述即“疏泄”。“极”，《说文》曰“栋也”；《广雅·释言》曰“极，中也”；清·吴善述《说文广议校订》曰“栋在屋之正中。又因之有正义，正犹中也”；《汉书·儿宽传》曰“惟天子建中和之极”；有注“极，正也”（《汉语大字典》二）。结合经文，则“极”字可理解为“适中，正常”之意。由是，“肝者，罢极之本”可解释为：一者，肝脏疏通调理全身气机，使各通路处于流畅

状态，以保证气的升降出入，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；二者，体内各种因素导致的气机失调、气血运行不畅，只要在肝脏生理功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肝脏就可发挥其疏通散发的功能，自我调整，排除不利因素，协调气机，从而恢复气的正常升降出入。故而宋·朱丹溪在综合《内经》对肝的生理特性及功能的有关论述后，提出了“主闭藏者肾也，司疏泄者肝也”这一著名观点，后世也据此将“肝主疏泄”作为肝脏最重要的生理功能。

（作者简介：马晓春，男，30岁，山东省东营市人。1982年毕业于山东省滨州市卫生学校中医专业，1989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函授大学，1991年考入长春中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。）

浅谈肝气、肝火、肝阳及肝风

436700 湖北省英山县中医医院 许耀恒

主题词 肝气（中医） 肝阳

的冲逆现象。其病因，多为七情过极，肝气或肝阳所化，“气有余便是火”；或由肝经蕴热日久化火。火性炎上，故多见头痛昏胀、面红目赤、口苦耳鸣、急躁易怒等，甚至呕血；若冲逆无制，则肝火燔灼，游窜于三焦之间，一身上下内外无所不致，可见昏厥、发狂等；肝火日久、耗伤阴液、筋脉失养，可见虚风内动。

肝阳者，亦可为生理或病理性术语，亦为病症名，是从生理衍化而来。因为肝在生理上具有阴阳气血四方面，其特点是体阴而用阳。阳之向上向外，致病常见浮动，故称“肝阳上亢”，有时简称“肝阳”。导致肝阳浮动的原因有虚实两端

一则肝热而阳升；一则肝肾阴虚，阴不敛阳而肝阳上亢。前者为实，后者为虚。其共症多见头晕胀痛、目眩、耳鸣重听等，如不能及时恰当施治，必因内热炽盛而化火动风，或火愈旺、阴愈虚，筋脉不得濡养而生风，在原有的症状上又见口燥咽干、两目干涩、失眠健忘、肢麻震颤、舌红少津等。

所谓肝风，为病理性术语，亦是病症名。肝为风木之脏，体阴而用阳，风属阳善动而不居，复感火热之邪，因致肝阳浮动或阴血耗伤，不能敛阳，阳气亦为之浮动而化风。前者为实，后者为虚。二者皆由阳气浮动化风所致，从而筋脉失养，故出现肢体震颤、抽搐、眩晕等症。